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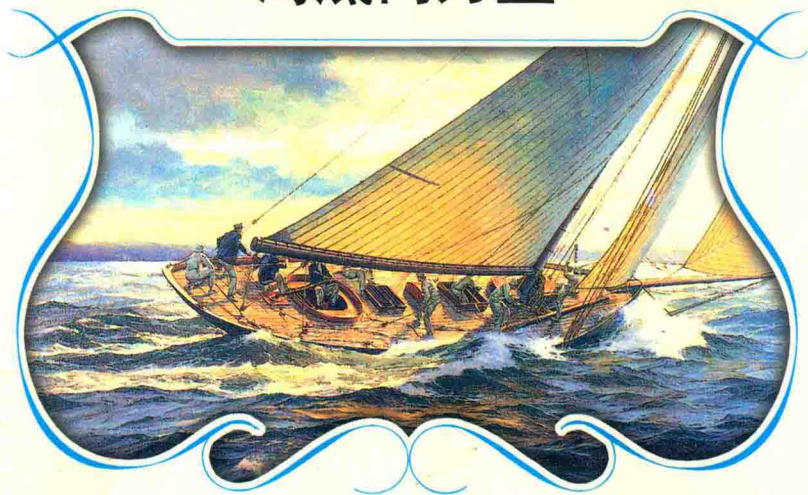
经典 科幻故事



K Jing Dian
Ke huan gu shi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夏 玫 > 编译

海底两万里



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

勇气 + 神奇 + 惊险 + 离奇即将与酷爱科幻的人一起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编译 夏玫

原著 儒勒·凡尔纳〔法〕

海底两万里

经典科幻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底两万里/(法)儒勒·冈尔纳著;夏玫编写.—北京:中国
社会出版社,2003.2 修订(科幻故事丛书)

ISBN 7—80088—856—8

I. 海… II. ①儒…②夏… III. 科学幻想—故事—作品
集—世界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545 号

丛 书 名: 科幻故事丛书

书 名: 海底两万里

编 者: 夏 玫

责任编辑: 李威海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 bj114. com. cn](http://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3. 25

字 数: 105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二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88—856—8/I · 110

定 价: 238. 00 元(全十册)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简介

在未来世界里，太阳系里出现了一个巨大而奇特的飞行体在慢慢地向近日点运行。为解开飞行物之谜，以诺顿为首的航空队乘“大力号”宇宙飞船在这个奇特的飞行体——“拉玛”上着陆，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观测和探险，“拉玛”上有奇特的景观，还有无意伤害人类的生物机器人、巨蟹及三腿蜘蛛。诺顿队长和队员利用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有限的工具，一次次脱离险境，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可长期研究的资料和数据。

故事展现未来人类的生活观念和太空的神秘，情节生动，引人入胜，融知识性和可读性为一体。

目 录

海底两万里

海上怪物	(1)
海上远征	(4)
冒险行动	(7)
种类不明的鲸	(13)
水中人	(18)
诺第留斯号	(22)
海上魔船	(25)
黑潮暖流	(29)
在海底平原上散步	(35)
海底森林	(40)
太平洋下四千里	(45)
海峡搁浅	(51)
海岛土人	(56)
珊瑚王国	(60)
印度洋	(65)
船上论珠	(68)
海底采珠	(72)
红海	(77)

阿拉伯海底地道	(81)
地中海	(86)
维哥湾	(91)
沉没的大陆	(96)
海底煤矿	(102)
萨尔加斯海	(107)
冰山	(111)
南极	(117)
冰困海底	(123)
海底绝境	(127)
从合恩角到亚马逊河	(132)
章鱼	(137)
大西洋暖流	(141)
海上屠杀	(145)
回归大陆	(151)

海上怪物

1866年,在太平洋、大西洋洋面上发生了一件离奇古怪的事情,很多远洋轮船都碰见一个巨大无比的怪物。它的外形像纺锤,有近百米长。运动时灵敏神速,有时发出磷光,而且这个怪物的体积远远超过了鲸鱼的体积。

新闻界迅速对这事进行了宣传报道,全世界一片哗然。生物学家、自然科学家们纷纷聚集一堂,对这“怪物”进行分析论证,引发出一场笔墨大战。相信者引经据典,大肆渲染,认为怪物就是传说中挪威海里的“克拉肯”(Kraken),它的触须可以缠住五百吨的大船并把它拖入海底;怀疑者毫不示弱,驳斥“怪物”的存在实为无稽之谈,它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小岛,一块岩石,或者一堆暗礁,是一种会奔走的暗礁。两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论整整持续了半年。

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海上传来汽船与“怪物”相撞的消息。英国葛纳尔海运公司以安全运营26年而闻名于世,可在1867年4月5日这天,它的“斯各脱亚”号在大西洋被“怪物”撞上,船底撞出一个很大的裂口。等融靠近码头时,已耽误了三天船期。

一时间,人们对海上怪物产生了恐惧心理。原来的海怪问题仅仅属于科学论争,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危险物,随时会危害人类的生命,它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小岛、岩石或暗礁,

它的尖利、它的神速让人联想到以一世纪为一年，一千年为一世纪而诞生的海洋变种。

由于海怪的存在，五大洲间的海上交通变得越来越危险。人们一致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海上怪物清理出去以保障海上交通的安全。

公众的意见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响应。美利坚合众国首先发表声明，准备在纽约组织远征队，由法拉古舰长指挥这艘装备良好的二级战舰林肯号正待命出发。

我，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一位副教授，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做完科学考察回到纽约，正准备动身回法国，“斯各脱亚”号的意外事件发生了。

整个纽约城在骚动，海怪的阴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因为我曾出版过《海底的秘密》一书，对海底世界做过专门研究，人们就把我视作海底研究专家。当我刚刚歇脚，好奇的纽约人就追踪而来，包围着我，询问我对海怪一事的看法。我被逼得不得不发表意见：

“我承认有一种力量惊人的海洋动物的存在。在没有得到更多的材料之前，我认为这是一只海麒麟，它身躯非常巨大，身上的武装不是剑戟，而是真正的冲角，像铁甲船或战舰上所装备的那样，同时，它又具有战舰一样的重量和动力。”

我的文章刊登在4月30日的《纽约先锋论坛报》，引起很大反响。不久，我收到了美国海军部长何伯逊的信，邀请我代表法国参加“林肯”号远征队。

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

7月2日，“林肯”号正式启航。

布法克林码头挤满了送别的人们，成千上万条手帕招展着，向我们敬礼，欢呼声震动了天地。人们欢送“林肯”号，如

同欢送出征的英雄,期盼“林肯”号顺利完成海上清理任务,满载而归。

我站在甲板上,望着沸腾的人群,心里非常平静。对我来说,这次远征只是我上百次冒险旅行中的一次。尽管我很疲倦,很想休息一下,但一想到这次海上清理工作能捉到海麒麟,我的考察笔记里能增加一段宝贵资料,法国自然科学博物馆里能增添一种稀世标本,我就忘却了疲倦。再说,条条道路通欧洲。或许,冥冥之中,海麒麟会把我引回法国海岸。

下午三点“林肯”号驶出了航道口,沿着新泽西州海岸缓缓航行。

海岸线渐渐模糊,“林肯”号开足马力,在大西洋碧蓝的波涛上向前奔驰。在我们面前,除了清澈的天空,就是一望无垠而又神秘莫测的大海。

海上远征

法拉古舰长是位出色的海员,对他来说,船是他的生命,大海是孕育他生命的家园。当听说海怪侵扰海船时,他几乎要窒息了。他不允许家园受到侵扰,他要让家园恢复和平宁静,他发誓要把海上怪物清除出去,所以,这次远征在法拉古舰长的航海生涯中,就显得非同寻常。不是法拉古舰长杀死海麒麟,就是海麒麟杀死法拉古舰长,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杀死海麒麟成为法拉古舰长的信仰。他以必胜的信念鼓舞着自己,也鼓舞着全体船员。他宣布:“不管实习生还是水手,水兵或者军官,谁先发现海麒麟,就可以获得二千美元的奖赏。”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法拉古舰长把捕杀巨大鲸鱼类用的各种装备都带在船上。船上的武器,应有尽有。有手投的鱼叉,有鸟枪的开花弹,有用炮发射的铁管,还有一架技术非常先进的后膛炮,它可以发出四公斤重的锥形炮弹,射程是16公里,后膛炮装在前甲板上,随时听从法拉古舰长的指令。

最妙的是,法拉古舰长把鱼叉手之王尼德·兰请到了船上。

尼德·兰大约40岁,加拿大人,身材魁梧,体格健壮。虽不爱说话,性格却很暴躁,容易发脾气。在我看来,他的手和眼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双手矫捷有力,双眼炯炯有神。单就

这两种优势,尼德·兰一个人就可相当于全体的船员。他是船上一架高强度的望远镜,也是一门随时可以发射的大炮,没有一条大头鲸可以躲过他的鱼叉,海麒麟同样不能避免。“林肯”号多了尼德·兰,捕杀海麒麟的希望就在眼前。

但是,海麒麟游踪不定。法拉古舰长出发前,并不知道它躲藏在哪个海域。

“睁大眼睛!睁大眼睛!”这是“林肯”号船员们的口号。发现海麒麟的行踪成为征服海麒麟的第一步。

受两千美元的诱惑,船员们全都拥挤到甲板上、船桅边。正是炎热的夏天,甲板被晒得火辣辣的烫,却一点也没有减轻甲板上的拥挤程度。船员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睁大双眼,不分白昼黑夜侦察着海面。每个人都恨不得自己天生一双千里眼,一眼就能看穿海底的秘密。许多人还争抢着到桅顶横木上值班,要是换了另一种情况,这种苦差事是没人不咒骂的。

船上所有的人像着了魔似的盯着海面,一刻也不休息。只有康塞尔,对这件事非常冷淡,还不时地给大家泼冷水。

康塞尔是我的仆人,他忠诚正直,只是生性冷淡,凡事循规蹈矩,即使是突发事件,他也视为平常。十多年来,他一直陪着我旅行考察。每次出门,不管走多远,也不管去什么地方,他总是提起行李箱立即出发,从不考虑旅行的辛劳。

康塞尔不爱多言,但他有一个长处,对于生物学的分类十分熟悉,这和他经常与学术界人士接触有关。只要我说出一种动、植物的名称,他就能从门、类、纲、亚纲、目、科、属、亚属、种、变种,一直到最后一个类别加以分类,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十分准确。但是,康塞尔的学问仅仅局限在分类学理论上,实际生活中,他根本分辨不清大头鲸和长须鲸,他从不

对生活中的一切进行思考。可以说,生物学分类就是他生活的全部,除此之外,他一概不知。

康塞尔是位很称职的仆人,他把我的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我很喜欢他,他对我也很好。

尼德·兰是“林肯”号的最好装备,但他对海麒麟的存在抱着似信非信的态度,他看守海面时,很心不在焉,除了出现鲸之外。

“尼德·兰,您作为一个鱼叉手,对这神秘莫测的鲸类动物怎么会兴趣不浓呢?”我疑惑地问。

“阿龙纳斯先生,我追逐过很多鲸,用鱼叉也杀死过几条,但从未遇到哪条鲸会把汽船的钢板弄坏。按我捕鱼的经验,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海上怪物。要不,在海上搜寻了半个多月,也未见它的踪影。”尼德·兰很不在意地答道。

“那您对报道的消息有何看法?难道说他们在杜撰?”我追问道。我想,他一定回答不了。

果然,尼德·兰沉默了好久才回答:

“教授,就算海中真有什么怪物,按照这怪物的脾气,它决不会长久停留在某一带海域内。它移动极快,不可捉摸,在未找到它之前,它早就跑远了。我们这样漫无目标地瞎撞,肯定找不到。”

看得出来,尼德·兰对这次远征结果期望不高。但他的这种怀疑情绪并没有影响到船上人的积极性。船上还没有一名水手敢打赌,说没有海麒麟,说寻找不到它。

冒险行动

7月20日,林肯号到达太平洋水域。27日,穿过了西经110度上的赤道线,然后便一直向西行驶。法拉古舰长认为怪物不会挨近大陆或海岛,只有到深水的地方,发现它的机会才越多。战舰添了煤以后,穿过帕摩图群岛、马贵斯群岛、夏威夷群岛,越过北回归线,向深海区中国海驶去。

太平洋海域是报纸报道海麒麟出没最多的地方。现在,我们感觉离海麒麟庞大的身躯越来越近,船员们的神经变得越来越紧张,这种紧张程度,我简直不能形容。大家不吃饭、不睡觉,每天一二十次的骚动,那是了望的水手看错了而引起的。连续不断的骚动,更加强了大家的紧张。说实话,这根本不是在生活。心跳得太厉害了,一不小心就会得血瘤症。

三个月来,“林肯”号跑遍了太平洋北部所有的海面,有时向着看到的鲸鱼冲去,有时突然离开航线,有时掉转船头,有时又忽然停住……法拉古舰长不怕弄坏机器,不怕浪费精力和煤炭,从日本海岸到美洲海岸,没有一处不曾搜索过。这三个月来,日子非常漫长。

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看见的只是那浩瀚无边的大海!至于什么巨大的海麒麟、潜在水中的海岛、沉没的破船、飞走的暗礁,以及什么神秘的东西,都没有看见!

船上开始有人打退堂鼓了,很多人对怪物之说产生怀疑。怀疑、失望一旦滋生,就会如野草般在船员心头蔓延。大家都觉得自己很蠢,认为再追踪下去等于白白浪费时间。几个月以来,船员们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耐心和热情,现在垮下来了,一致要求回航。

关于回航的建议向舰长提了出来。法拉古舰长不听,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不愿空手而返。船员们就公开表示不满,船上事务被耽搁起来。一个星期以后,法拉古舰长只得同意回航,向欧洲海岸进发。这是11月5日晚上做出的决定。

此时的船正在北纬31度15分,东经136度42分,船上的钟敲了八下。

夜空中挂着一轮弯月,不时地飘过一层层乌云,遮住它的光辉。月夜下的大海非常宁静。

也许是要离开太平洋的缘故,许多船员来到甲板上,做4日晚上最后的观察。我也倚在船头右舷围板上,看看明月,又看看大海。

全船陷入了沉默。

突然,我听到一个人在喊:

“看哪!那家伙就在那里,斜对着我们呢!”

这是尼德·兰的声音。我的心急剧地跳动,简直要炸了。我看到了尼德·兰所指的那个东西。

停船的命令发出了。舰长、军官、水手,甚至连舵手都丢下方向盘往鱼叉手这边跑来。离林肯号右舷约370米左右的海面上,被一片亮光照亮。这个怪物潜在水面下几米深处,放出十分强烈而神秘的光。

我看得很真切,这光并不是一般的磷光,它的发光部分在海面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椭圆形,拉得很长,椭圆形中心白

热的焦点，射出刺眼的光度，这光度渐远渐淡，然后消失了。我认为只有具备强大的发光动力才能发射出如此炫目的光芒。

那怪物不停地移动，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转眼间，就向“林肯”号冲过来。

战舰上一片惊叫声。

“不要出声，”法拉古舰长命令道，“把稳舵，左转 180 度，再向右，向前开。”

随着法拉古舰长的号令，“林肯”号很快离开了发光的中心。但那神秘的动物却以加倍的速度向我们逼近。

船上的人都惊呆了，连气都不敢喘。

这怪物在贴近战舰，那亮光射到战舰，使战舰如罩在电光网中一般。眼看就要撞上战舰了，它突然停住，亮光全灭了，像电源陡然断了一般，它不见了。不久，又在战舰的另一边出现。

这怪物就这样在林肯号身边绕来绕去，时时刻刻，都有可能给我们以致命的一击。

本来，“林肯”号出征的目的就是要找到海麒麟，然后把它清理出去。可真正与这怪物相遇后，“林肯”号却只在逃避。

我向法拉古舰长提出意见。

这个平常很冷静的舰长，现在也显得慌张不定：“阿龙纳斯先生，我摸不准这怪物到底有多厉害，如果盲目地去冒险，只能招来麻烦。我得十分小心才行。”

“林肯”号保持低速度慢行，而这海怪也放慢了速度，在战舰的视线内随意摆动着。

快到半夜的时候，它又不见了。它逃了吗？我可不希望

它逃。突然,传来一种震耳欲聋的呼啸声,就是那种被极强的压力挤出的水柱所发出的啸声。

“尼德·兰,”舰长听了不禁问旁边的鱼叉手,“您听过鲸的叫声吗?”

“听过,舰长先生,但从没听过这种叫声,它比一般鲸的声音要大好几倍。”尼德·兰注视着海面回答道。

早晨两点左右,这怪物又发出亮光。它距离我们有五海里远,但我们能清楚地听到它尾巴的搅水声,还有它的喘息声。

“唔!这海麒麟浮到洋面来呼吸了,听这响声,它一定是一条了不得的鲸。”我想。

没有一个人想到睡眠,大家一直警戒到天亮。水手们拿着打鱼的器械,二副装好了大口径短铳,尼德·兰在磨他的鱼叉,每个人都处于作战状态。

六点钟,天微亮,但海面的浓雾阻挡了我们的视线,而晨曦的微光把海麒麟的电光也淹没了。我们看不见它在哪里。

八点钟,天际渐渐明朗。

突然,像昨晚那样,尼德·兰叫起来:

“我们找的那个东西,在船左舷后面!”

在船左舷,距离战舰一海里半左右,一个长长的黑色躯体浮出水面一米。它的尾巴,拨动着水,搅成很大的一个漩涡。任何动物的尾巴都不能这样有力地击打海水。怪物移过,尾后留下一行巨大、雪白耀眼的水纹,并且连成一条长长的曲线。

“林肯”号挨近了怪物。我观察了一下,这怪物有250英尺长,至于宽,很难估量。总的来说,它的长宽高三方面的比例十分匀称。

正在这时,两道水和汽从怪物的鼻孔喷出来,有40米的高度。根据呼吸方式,我断定这怪物属于脊椎动物门,哺乳纲,单一豚鱼亚纲,鱼类,鲸目……到此,我就知道了。这动物的最后分类只能等捕到它后才能知晓。

战斗的号角吹响了。舰长命令战舰增大火力,全速前进。可追了半个多小时,战舰离这怪物的距离仍然很远。这怪物也在加快速度。

林肯号的速度从每小时18海里半加到每小时19.3海里,船桅都震动了。可这怪物似乎在跟我们开玩笑,在林肯号以最快的速度航行时,它竟然能够围着林肯号兜圈。看那速度每小时至少30海里。

船员们都愤怒了。

“呵!这东西居然比我们还快!”法拉古舰长也沉不住气了,“好吧!我看它能否躲过锥形炮弹。命令炮手准备攻击。”

船前头的大炮装上炮弹,一位胡子花白的老炮手走到大炮前,把炮位摆好,瞄准了很长时间。轰的一声炮响。炮声与人们的欢呼声混在一起。

炮弹正打在怪物身上,却没有炸碎它,而是从它圆圆的身上滑过去,落在了二海里远的海中。

“该死的东西!”舰长开始大骂,“它身上一定有六英寸厚的铁甲。继续追,追到我们的船爆炸为止。”

可是追到晚上,夜幕降临时,仍然没有追上怪物。“林肯”号上的全体船员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战斗了整整一天,却毫无结果。

晚上10点50分,怪物的电光又亮起来,与昨夜一样辉煌、一样强烈。它停在那里不动,也许跑累了,也许睡着了。